

除了股市、房市,您还应关注艺术品市场



赵旭:

当代艺术市场转移

详见 2版



“西风东变”:

嘉德推出命题专拍

详见 4版



董小明:

“半亩方塘”的坚持

详见 8版



吕澎用新世纪10年当代艺术展发声

■ 市场观察

新买家vs策展人

◎ 本报记者 邱家和

最近,“新买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上期本报专访,香港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的负责人林家如谈到了他们最近两季大拍出现了“新买家”的动向,还特地强调其中许多是内地买家。这期本报专访中,北京保利执行董事赵旭也谈到了“新买家”,还透露了他们的长期客户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为香港苏富比的“新买家”的内幕,似乎证实了林家如指出的动向。

其实,本报对“新买家”的报道可以追溯到今年春拍,北京匡时的总经理董国强首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提到了那些“新买家”。只是当时他们痛下杀手的,还仅限于中国传统水墨与经典油画作品,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形势在那时还不明朗,许多“新买家”对其还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经过今年春拍与上半年的巴塞尔博览会,再到前不久圆满落幕的香港苏富比秋拍,“新买家”似乎已不再观望,他们大手笔杀入当代艺术,使市场发出了明确的反转信号。赵旭还表示,随着“新买家”的介入,当代艺术的市场重心也会转移到中国内地来。

值得注意的是,“新买家”的出现一方面使艺术市场人气回升,进入新一轮市场景气周期,但也表明当下的艺术市场仍然是一个资金推动型的市场。有心人不难看出,“新买家”虽然从入场时机而言很有冒险精神,但他们所选择的投资对象却如林家如所指出的“蓝筹股”,也就是名头大、价格昂贵的“经典”。这种在传统绘画与经典油画中屡试不爽的做法,在当代艺术领域却未必靠得住。因为当代艺术尚未经过时间的淘汰,变数太大,风险太高。

新买家固然有钱,可以出高价,也可以为市场带进来许多热钱,但对付当代艺术,光有钱却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引来了众多策展人。如果说“新买家”的武器是资本,那么,策展人的武器则是学术。眼下,那些策展人也纷纷挥动学术之剑闹得鸡犬不宁:前不久,一度偃旗息鼓的北京佩斯画廊就大张旗鼓地举办了张晓刚的新个展;与此同时,俞可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策划了“2009全球艺术收藏论坛”的特展《碰撞》;此刻,兼有策展人与当代艺术史专家身份的吕澎,也出面组织了一个工作量仅次于全国美展的。

人们自然要问,做学术就离不开钱,而钱也离不开学术的支撑,新买家与策展人会不会好好合作一把呢?这不是利益共享的大好事吗?问题是,学术要和资本争夺话语权,但在利益面前又往往作绕指柔,丧失了独立性与价值。吕澎说能预见艺术新动向的当代艺术家总是少数,其实,能创造学术价值的策展人与能名利双收的新买家同样也是少数。不过,新买家毕竟砸进了真金白银,策展人也毕竟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文本,循着他们努力的轨迹,也许能帮你找到真理和利润。

当代艺术是复杂的森林

在他的新展览里(相关报道详见第三版),吕澎把“当代艺术”叫作“新艺术”,对此他表示并没有刻意的规定:“当代艺术”与“新艺术”都是二战以后对“当下发生的艺术”的表述。但在中国,“当代艺术”前两年用得太多,也许会使观众有一些误解。而“新艺术”则指和传统艺术或习惯的艺术不一样的艺术。当然,那也有历史的上下文,所以他计划的展览还包括有文献展,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说明这些艺术产生的原因。

中国当代艺术是什么?有人说是“春卷”,有人说是“辫子”,而吕澎则将其比作森林。他说,当代艺术好比是复杂的森林,腐烂衰败的同时又在更新生长,总是会看到生与死,也总是会看到千年大树,而且不断有新的大树成长,当然也会有大树死亡倒坍。对此要有历史的讨论与评价。正如20世纪中国艺术的森林出现了许多大树,许多当代艺术家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也成了大树,有了历史地位。

当代艺术史伴随国家崛起

吕澎说,他上世纪80年代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与易丹合著),90年代又写了《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这次准备写《新世纪新艺术史(1999—2009)》。不同的是,这次有机会先做展览,可以帮助大家来一起讨论,把艺术家放在历史中看待他们与历史的关系,在历史脉络中认识他们。

他指出:历史学本身是以研究对象为根据的。这个展览与前两本书是连贯的,包含了对国家与艺术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表现为艺术的万物复苏;90年代引入了市场程序,因为艺术在原体制中没法生存,结果带动了艺术市场的起来,而且是全球性的市场;新世纪10年则可谓彻底的变革,经历了体制性的变化,推动一个新的体制产生,社会的各个角色开始各行其职。看这30年,要把握这个历史的框架,保持历史的判断。可以

说,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功是整个国家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当代艺术的成功。

历史文献+新作

对这个大型展览所面临的挑战,吕澎认为来自三方面:一是有太多的艺术家想参加,但展览的规模却是有限的,需要进行挑选;二是会非常讲究“现场”,尽量去努力做好展览的空间呈现,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三是只能选“新作品”,限于市场的原因拿不到艺术家当年的原作,所以用“历史文献+新作”的方式,既强调“新艺术”,又强调艺术家的历史地位、身份。

对这10年中国当代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吕澎认为,就其形式、材质、观念、方法而言比前20年更丰富,也涌现了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但很难看到三五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或许是眼光跟不上了,或许是艺术本身在发展中。在日新月异的当代艺术中哪些会更有生命力?吕澎坦言,这还有待深入的思考。他强调,对这10年,需要更学术、更冷静、更有理性精神的讨论。争论要出于善意,否则圈内人与媒体会误导大众,因为当前的公众缺少美术教育。同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出自不太健康的心理。

历史告诉我们未来

当前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当代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涉及到重构当代艺术的价值标准。对此,吕澎有点不以为然,他反问:艺术史的演变过程中,森林会朝什么方向变化?他认为,讨论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听起来很像一回事,其实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艺术家群体也是金字塔,总是只有几个人才能看到艺术发展的未来的方向。

不过他又表示,总结历史也许更能看清未来。所谓未来就是历史:看清昨天,才能弄清现在,预见未来。未来是从眼前的第一秒开始的。昨天的东西使你有针对性,因为历史提供参照依据,所以研究历史与理解未来并不矛盾,对每个人都会有用。

(随着当代艺术市场升温,各类大型展览接踵而来。题为《碰撞》展览现场)



在 中国当代艺术因金融危机引发市场动荡而不断引起讨论与争议的背景下,身为策展人、批评家与中国当代艺术史学者的吕澎,近日宣布与策展人朱朱联手,筹备《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的大型展览。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一些有关当代艺术的讨论,都是通过写文章讨论问题,没有拿出事实依据,近乎文字游戏。而他就以这样一个展览,来回应那些争论。

相关报道详见 3版

相关报道详见 2版